

作者簡介

劉世南，江西吉安人，1923年生，著名文史學者，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父親為前清秀才，自幼親承庭訓，精熟經史；代表著作有《春秋穀梁傳直解》《清詩三百首詳注》《清詩流派史》《在學術殿堂外》《清文選》（與劉松來合作）《大螺居詩文存》等。其中，《清詩流派史》被學術界視為清詩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在《文學遺產》《古籍整理研究》《博覽群書》等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曾受聘為《全清詩》編纂委員會顧問、江西省古籍整理中心組成員、大型叢書《豫章叢書》整理編輯委員會首席學術顧問。

提 要

本書是劉世南先生一生的學術總結，全書以七個專題敘說自己的治學體會和學術行誼，略為「勿以學術殉利祿」、「治學重在打基礎」、「刊謬難窮時有作」、「平生風義兼師友」、「我自當仁不讓師」、「怎樣培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人材」、「不能再輕視基礎培養了」七個專題，以及附錄中對於以量化體制評定學術成果和學術水平的批評。先生指出，治學要打好扎實的根底、不徇利祿、摒除浮躁心態。強調「只有不殉利祿，才能沈下心來，好學深思；只有根底扎實，並且日知所無，才能在著書時，勝義紛披，水到渠成」。先生學殖淵深，博聞強志，在古籍整理和文學史研究中發現了不少學人的謬誤，一一加以匡謬指正。他與一些學術名家的學術討論，以及先生對所著《清詩流派史》的總結，揭示了先生的學術功力和學術品格。書中敘述了先生與馬一浮、楊樹達、王泗原、馬敘倫、錢鍾書、呂叔湘、朱東潤、錢仲聯、程千帆、屈守元、白敦仁等名家密切的學術交往，亦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先生的學術境界和學術襟懷。

全書涵蓋了先生的學術成長、學術研究、學術成果、學術思想、學術評議、學術交遊、人材培養諸方面，而貫穿其中的主要精神，就是強調學術為天下之公器，體現了先生深厚的學術擔當和文化擔當精神，以及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

序

郭 丹

業師劉世南先生將他一生治學的體會以及多年來指謬匡正的文章，集結爲一書，名曰《在學術殿堂外》。先生名其書曰「在學術殿堂外」，似乎是無關學術宏旨，其實，先生書中所言，句句皆學術中事，無一非關學術耳。歸納起來，先生於書中所述，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從先生自己幾十年的治學體會談如何打好基礎、培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人才；二是將他多年來對學術研究、古籍整理匡謬正俗的文章加以結集；三是披露了先生多年來與錢鍾書等學者學術交往的情況，由此亦見先生的學術功力和學術襟懷。我因爲幫忙整理和電腦輸入的原因，得以先睹爲快。拜讀業師大作，猶如又回到當年受業之時，耳提面命，言猶在耳。

記得研究生剛入學時，先生便一再強調打基礎的重要性。其時我因已在高校教過幾年古典文學，自恃似還有一點基礎，對先生之諄諄教誨並不在心。大概先生看出我的心思，又說，他曾經同朱東潤先生交談過，朱先生說，現在大學裏有的年輕教師，就憑著北大編的文學史參考資料和我主編的作品選給學生上課，這怎能教好書呢？後來，先生告訴我們，說他年輕時會背《詩經》，甚至《左傳》，我真是不勝驚訝。如果說會背《詩經》尚且不奇怪的話，能背《左傳》這樣的巨著，談何容易！然而，後來先生給我們上《左傳》專題課，從先生對《左傳》的熟悉程度，我才領會先生誠非虛言。先生沒有上過大學，但從少年起就跟著前清秀才的父親讀了十二年的古書，熟讀了《小學集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左傳》、《綱鑑總論》等古書，而且「全部背誦」！其實不止這些，先生對「十三經」，對《文選》，對《莊子》，對史籍，對詞章學，都下過很深的工夫。現在的中青

年學者，有幾個人下過這樣的工夫？前幾年，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感歎說，我們現在談的許多看法、發的感慨，其實古人全都說過。我想，正因先生熟讀了古人之書，才有話都被古人說完的感歎。就像清人趙翼說的：「古來佳句本無多，苦恨前人已說過。」不但詩如此，文亦如此，理亦如此。而似吾輩讀書不多者，一有所論，即沾沾自喜，殊不知古人早已有之。所以，真正能做到「發前人之所未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從來是手不釋卷的。記得當年我們師徒常一起徜徉於校園之中，先生除了談讀書，別無他辭。先生平生無任何嗜好，惟以坐擁書城讀書為樂。我研究生畢業之後，有好幾年，先生都是在除夕下午給我寫信。記得有一次信上說：現在是除夕下午近 4 點鐘，圖書館閱覽廳裏只有我和張館長兩人；張館長親自值班，坐在閱覽廳陪我，等我讀書讀到 4 點關門，現在正看著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詩流派史》書後詩云：「憶昔每歲除，書城猶弄翰。萬家慶團圓，獨坐一笑粲。」實乃真實寫照。

先生對於古典文學研究，強調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廣博的基礎上力求專精。先生是既博且精的。拜讀先生糾謬匡正的文章，首先是歎佩先生學識的廣博。因為讀書廣，而且不是泛泛涉獵，所以一看別人的文章或點校的古籍，很容易就可發現錯誤。現在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包括自己在內，又究竟讀過多少書呢？先生「刊謬難窮時有作」所指出的錯誤，主要原因就在於讀書不多所至。自己現在也在指導研究生，並時時告戒他們要廣讀精讀以至背誦原著，然而青年學生最不肯下苦功的就是讀原著，猶不屑於背誦，只是熱衷於看別人的論著，拼湊自己的觀點。如此，何以能成為真正的學問家？至於說專精，只要看先生的《清詩流派史》就可以知道。先生自己說「卡片漫盈箱，有得逾美膳。心勞十四載，書成瘁筆硯」、「自我肺腑出，未嘗隻字篡」（該書《後記》自著詩）。先生精研清詩十五年（從積纍來說遠不止 15 年），竭澤而漁，殫精竭慮，才完成這樣一部「前所未有，後不可無」（顧炎武語）的巨著，被清詩研究者稱為清詩研究九大經典之一，也是理所當然的了。而且，這種耐得住清苦寂寞、「不以學術殉利祿」的精神，又哪是當前浮躁學風所能比擬的？

從 1979 年開始，先生就對郭沫若、毛澤東以及包括一些學術大家在內的學者的學術錯誤或學術觀點進行批評商榷。這顯示了先生的深厚學殖，也表現了先生「當仁不讓師」的學術勇氣。郭老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出版後，

是有很多人並不贊同的，但鑒於「文革」時的氣候，即使人有腹誹，也不敢公開發表異議。79年剛剛撥亂反正，先生對郭老《李白與杜甫》一書進行批評的文章確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而《關於宋詩的評價問題》一文，明確地說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對宋詩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實，這在八十年代初引起很大反響，也是勢在必然。先生這兩篇文章，完全建立在充分說理的基礎之上，立論有據，「極有理致」（程千帆先生語）。讀先生匡謬正俗的文章，首先是欽佩先生知識的廣博，學術眼光的犀利。先生糾謬，不但指出錯誤，而且徵引大量的文獻資料說明錯在哪裏，使人心服口服。其次亦深深感到學術研究之事，何可一絲一毫掉以輕心，非極其嚴謹不可從事。記得當年受業之初，拜讀先生《談古文的標點、注釋和翻譯》一文，心常戒惕；後來又常讀到先生對古籍整理的指謬文章，更深感古籍整理研究的不易。當今學風浮躁，許多古籍整理的東西不少是倉促上陣，又為功利目的所驅使，率爾操觚，出錯乃不足為奇。可先生指謬的對象，有不少是知名學人，應該說學術功底都是不錯的。然而只要一不小心便要出錯，甚至貽笑方家。先生說：「注釋不是依靠工具書就能做好的，關鍵在於讀書。也就是說，根柢必須深厚、紮實。否則必然是盲人捫象，郢書燕說。」此說可謂至理名言，足為我輩後學引為龜鑒。

先生治學的另一個經驗，就是多與學術大師請益和對話。先生善讀書，善發現問題。一發現問題，便向一些知名學者請教，從年輕時起就是如此。先生與馬一浮、楊樹達、王泗原、馬敘倫、龐石帚、錢鍾書、呂叔湘、朱東潤、程千帆、屈守元、白敦仁等學者都有論學或詩作信函往來。與學者高人對話，可以得到很多教益和啟發，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對話總是建立在一個基本差不多的平臺上。與學者大師對話，是必須具備相應的水平。可以看到，不管是對話，還是切磋，學者們對於先生的見解都是相當欽佩的。像楊樹達先生稱讚他二十四歲寫的《莊子哲學發微》是「發前人之所未發」；錢鍾書先生稱他的匡謬正俗文章「學富功深」、「指謫時弊，精密確當，有發聾振聵之用」；屈守元先生稱其《清詩流派史》「既紮實又流暢，材料豐富，復有斷制，誠佳作也」，並作詩說「卓見顯才識」，「摩訶有高論」，甚至稱「有幸讀君書，竟欲焚吾硯」；皆非泛泛溢美之詞。學術就在這樣的交流、討論、切磋中長進。「平生風義兼師友」，增進學術共有時。先生談的何止是師友情誼，其實是治學的一個重要方法。

先生在談到他對培養古典文學研究人才的七點意見，我認爲非常值得後輩學人記取。打好根柢、博覽群書，這是培養古典文學研究人才最基本的兩條。看到這些意見，或許有的人會認爲先生是一位守舊的學究。此實大謬不然。先生舊學根底紮實，但從不排斥新學。反而很注意吸收新東西。這一點，由先生從年青時起就廣泛閱讀英語著作可以看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新理論新方法風起雲湧，好不熱鬧。對此，先生同樣很認真的關注過，亦似圖一試。然而，先生不久就發現，新方法並不能解決問題。尤其是有的人沒有讀過多少古書，僅憑一點所謂理論上的「創新」，便欲在古代文學研究的海洋中弄潮，終未免是隔靴搔癢，或比附牽合，甚至保不住要出錯。所以，沒有紮實的根底，徒然變換一些理論和方法，只是「空手道」而已，是爲先生所不取。對此，先生常深懷感慨。現在不少學者提倡回歸本體，精讀原典，與先生所倡，正不謀而合。先生認爲，即使進入電腦時代，也不能完全代替讀書打基礎。這是有道理的。誠如先生在批評有人對「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的誤解時，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華林園馬射賦》，而且舉了宋王觀國《學林》、宋王楙《野客叢書》、晚清周壽昌《思益堂日劄》、劉勰《文心雕龍》、歐陽修《畫錦堂記》等古籍加以論證。如果不是博聞強記，就未必能如此舉證。古典文學研究，最忌單文孤證。先生如此徵引，宏富有力，令人信服。這就是真正的學問！所以先生曾一再強調，做研究必須力求把資料搜羅齊備，才好動手。此外，先生還主張古典文學研究者要學會寫古文、駢文、舊體詩詞。先生的舊體詩詞、古文和駢文都是做得很好的。呂叔湘先生稱他「古風當行出色」，龐石帚先生稱其詩「頗爲清奇」，「不肯走庸熟蹊徑」，朱東潤先生稱其詩「深入宋人堂奧，捶字鍊句，迥不猶人」，都稱讚有加。記得當年我們與先生以及另一位導師劉方元先生（錢基博先生門弟子）一起出外訪學，方元先生是每日作詩一首，世南先生雖不每日作，卻也詩興濃鬱，佳作不斷。兩位先生的詩作好之後，都讓我們一起評讀。在火車上，世南先生還總愛出對子讓我們對。一路上既長了知識，又增添了不少樂趣。我想起陳寅恪先生曾說作對子是最好的訓練。世南先生此舉，實在是用心良苦。至於古文，讀一讀先生的《哀汪生文》，就可以略知一二了。總之，我認爲先生與許多前輩學者都說得極是，作爲一個古代文學研究者，自己不會作古詩詞、文言文，沒有感性體會，對於古人的詩文研究，總歸隔著一層。慚愧的是，辭章之事，我至今未得入門，思之常感汗顏。

先生已是八十高齡的人了，仍孜孜不倦在讀書寫文章，而且還兼著《豫章叢書》首席學術顧問之職，實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先生的大作，是可以常置於案頭的，常讀常新，使人戒惕，啓人心智。我把先生的手稿給研究生們都看了，希望他們能記住先生的教誨。薪火相傳，把前輩學者的好學風傳下去，發揚光大。

祝願先生健康長壽，為學術作出更大貢獻。

受業弟子 郭丹 謹記 2003.4.15



目次

序 郭丹	
一、勿以學術殉利祿	1
二、治學重在打基礎	9
三、刊謬難窮時有作	17
四、平生風義兼師友	33
五、我自當仁不讓師	77
六、怎樣培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人材	131
七、不能再輕視基礎培養了！ ——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一個 關鍵問題	149
外編	161
甲、書評	161
學術怎樣成爲公器 饒龍隼	161
〔與青年朋友談讀書〕（十）海納百川 有容 乃大 王琦珍	166
治學重在打基礎——讀《在學術殿堂外》 張國功	170
劉世南先生訪談錄	191
乙、科研量化問題	200
丙、清詩研究	203
《清詩流派史》述評 熊盛元	203
一部體大思精的斷代詩歌史 ——讀劉世南先生《清詩流派史》 王琦珍	208
清詩研究的「經典性成果」 葛雲波	212
再版後記	219